

“宫”中“哈夏”

■蒋 秦

成了音乐季。

看节目的机会来自区直机关家属楼几位经常拿回票的邻居。知道我喜欢看音乐会,每逢“哈夏”就千方百计为我淘票。于是,我经常独自去看音乐会。即使冒着倾盆大雨,也要身披雨衣,蹬着自行车,到很远的“宫”或俱乐部去看演出。我的热情,收到的回报就是票多了起来。

欣赏哈夏音乐会,实在是十分美妙的精神享受。端坐“宫”中,俨然一个贵族。目光随优雅的表演聚焦,耳畔高雅的乐音缭绕,如同唐代那位写过《枫桥夜泊》的张继在《华清宫》诗中所云:“玉树长飘云外曲,霓裳闲舞月中歌”。在乐声袅袅、舞姿翩翩的氛围里,逐渐忘却了自己和他人,忘却了世间的一切,只有灵魂之弦被音乐拉动、弹拨,长飘云外,独步蟾宫。美哉!妙哉!散场后,步出“宫”门,心灵依旧沉醉在乐海里,久久不能归位。

当年我的“宫中岁月”,不仅欣赏过国家、省、市专业艺术团体的精彩演出,还欣赏到许多本市准专业和业余音乐团体的节目,更欣赏过国外艺术团体的演出,如非洲钢鼓乐队的演出等。不仅常看民乐,也常看管弦乐。有时还能看到实验演出。曾欣赏过省、市歌舞团到外地交流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实战彩排;欣赏过省杂技团出国演出后的“汇报演出”;也看过省杂技团小演员苦练数年,首次登台的实验演出。才懂得,艺术是汗水浇灌着艰辛铸就的丰碑。

当年的哈夏音乐会期间,人们见面交流,就是通报何时、何处演出好节目,或是炫耀哪天在哪里欣赏了什么好节目。那时也追星,但都是本省、本市甚至本区的“星”。有人是某某著名歌唱家的弟子,有人是

省、市专业团体的“台柱子”,也有人就是不远处某企业的“知名文艺职工”。当然对省市那些著名歌唱家更是崇拜到了极点。熟悉的名字,台前台后的音乐名人,流传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。尤其打听到今年“哈夏”某歌星因考上了某某文艺团体,不能登台了。欣慰之余,人们不免有些许遗憾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时代变了,城市变了,生活也变了。哈尔滨大剧院、哈尔滨音乐厅、哈尔滨音乐学院,大气又洋气的现代音乐宫殿,让当年那些“宫”、那些“俱乐部”风光不再。除了少数装修后仍“坚守阵地”外,许多已经成为传说和故事。国际国内高水准的交响乐、民族歌舞、大型群众文艺汇演,甚至国际声乐、器乐大赛,随城市的扩大而壮大,随城市的成长而拔高。“音乐之城”实至名归。我也由音乐“欣赏者”变成了“爱乐”人。

同许多已退居二线的音乐宫殿一样,太平文化宫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,默默地伫立在路旁,仿佛在深情回忆往昔的辉煌岁月。近年来,每逢路过,都要仔细看看这个音乐文化的“先辈”,还曾经专程去过几次,表达留恋之情。每次看到,都让我充满感激和敬意,还有一丝莫名的惆怅。

后来才发现,这座小小的“宫”,确实卓尔不凡。从犹存的余韵,依稀可见当年华丽的风姿,大气、洋气的风格,典雅而高贵。在那个年代里,如同稀世珍宝。而那个名字,“文化宫”,确切又深邃。音乐不仅是文化,而且是高雅文化。“音乐不会使你富有,但会使你幸福。他不能拯救你的灵魂,但会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”。这是谁说的?著名美学家乔治·桑塔耶那。

每逢哈夏音乐会,总不免想起“宫”中“哈夏”,让我精神富有而充实。

我与菊花有个约会,年年如期并如是。

哈尔滨人对菊花有一种别样的情怀,大多源于每年一届的菊花展。中秋一过,市民们便如期去赏菊。天气一天凉似一天,人们或许希冀着透过这花开纷繁,给即将到来的萧瑟时节留下些许亮丽的记忆。

菊花也为古代文人所钟爱。这些人过得不如意,习惯找些自我安慰、自我滋养的词儿宽宽心,或寄情于菊花之上,或以菊明志,如郑思肖《寒菊》句: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。而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仅凭十字,情境旷古,也令不尽后人向往之。一自陶令评章后,千古高风说至今。这些既有隐士情结又有小资情怀的文人完全把菊花人格化了,甚至上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,给予了无限溢美。

菊花在古诗中被赋予素雅高洁、风骨坚贞、孤标傲世的意象,咏菊诗词俯拾皆是。大观园里的王侯子弟们还办起了沙

可是纯纯的黄啊,黄得那样娇贵,娇贵得让人几乎不敢直视。还有盘龙碧玉、绿窗纱影、如意金钩……体态婀娜、舞姿婆娑,展腰若无骨,舒臂惹飞虹,翩翩然惊鸿丽影,宛如飞天曼舞,实在是妙不可言。还有一种叫欧洲绿的,花瓣外边那部分是白色的,花芯及花芯周遭的部分是绿色的,最绝的是它的绿色是一点一点渐变向外面的白色部分延伸,这就愈发凸显了白绿间颜色的娇嫩,看着是那么的干净和舒爽。如果时装设计师借鉴了这种颜色设计,那她的时装配成为一个新的时尚也说不定呢!

一期一会,秋日里,我再次邀友共赴展会赏菊。

当时我随着人群赏花,看足了那些明艳得志得意满的名菊,眼角随意一瞥,发现有许多似已处于生命晚期的花儿,也亭亭玉立于花丛之中。尽管很多人向它们投去了不屑,甚至喊出了“败兴、失望”的怨语,它们还是在那一刻之间震撼到了我。有的菊花甚至已经完全枯

菊花最后的舞蹈

■徐安然



龙,以赋诗咏菊为莫大雅事。在梅兰竹菊四君子中菊虽行四,实际上长时间风头无两的还是笔下菊花。后来还是元稹说了句实话,他说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,秋天花稀,难得还有菊花可赏,否则要赏花只能待到冬日观梅了。

可能菊花也意识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它们的季节,于是它们就无所顾忌了,争先恐后、热闹闹闹,开得开心、开得烂漫、开得放肆。别说,这些花儿们还真真是美得可以。有的象牡丹,有的象礼花;有的丰满一点,有的消瘦一些,总体来说还是处于环少燕众的局面。我以前是花盲,虽然年年要拍很多菊花,却没几个能叫上名的。最近请教了菊花展的有关工作人员,才对它们略有所知,但菊花品种太多,对那些大同小异的菊花还是难以分清。比如紫龙卧雪与金背大红我就傻傻分不清,直观觉得它们都不一般,花开富贵、贵气十足。金皇后、春日见山,还有黄香梨这三个品种我也分不清。金皇后,你听这名称,就知道是非寻常的花类,它雍容华贵,相貌不是特别漂亮,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颜色,那

萎了,难看地团在一起;有的瓣尖已经上卷,露出生命被侵蚀的“老年斑”;有的已经开始凋零,几瓣犹存,凄清如许……雨冷风欺,也许很快它们就要终结使命,静待下一个生命的轮回。然而让我倍感震撼的是:即使将要面临凋零和枯萎的命运,即将告别自己的舞台,菊花们,依然保持着舞姿,保持着它们最美的那种生命姿态。也许心中强烈的不舍,更多的还是不离不弃!

我想到了电视剧《青衣》,想到了魅力的舞台与舞台的魅力,水袖一扬一甩,永远都弥漫着一抹情怀。我仿佛再一次见证了舞者们对这个舞台的眷恋,以及他们由爱而无以复加的敬业……哪怕是最后一场演出,哪怕已站在人生最后一个舞台上,只要大幕没有彻底拉上,美就不会画上句号。菊花的演出还没有完全谢幕,在这个还没有谢幕的舞台上,除了菊花曼妙的舞姿,还有一首歌来得很是时候,来得若即若离:

你的一缕飘散
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
天青色等烟雨
而我在等你

第三十五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(简称“哈夏”),于秋风中,微笑着走来。红了晚霞,斑斓了“音乐之城”。亲切啊!转瞬,六十周年了,一个甲子。

回顾,是此刻不平心绪的源头。不由想到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:哈夏音乐会的诞生。

世人皆知,西方古典音乐诞生于教堂。虽有牧歌星般散落民间,但流传下来的,则是罗马教皇格里高利统编的格里高利圣咏。后来,音乐进入宫廷。再后来,来到了音乐厅、沙龙等平常百姓之中。

鲜为人知的是,闻名遐迩的“哈夏”,品质高雅,出身同样高雅——因为“哈夏”诞生于“宫”中。

美丽的哈尔滨松花江畔,有一座建成于1961年5月4日的青年宫。这是全市青年集资210万元(平均每人2元)养育的骄子。朱德元帅亲笔题写的“哈尔滨青年宫”六个大字,放射着青春的光芒。这座由苏联设计师帕斯基斯仿苏联中央团校设计的欧式建筑,从空中俯瞰,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。

1961年7月5日,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在刚刚建成、充满朝气的哈尔滨青年宫隆重举办。从此,“哈夏”从这里起飞,如今,已飞翔了60年,飞向了全国,飞向了世界。

“哈夏”不仅诞生于“宫”中,最初的传播也离不开“宫”。

哈尔滨不仅有青年宫、市工人文化宫、市少年宫、友谊宫,因有一大批苏联援建的大工厂,而这些大工厂都有自己的工人文化宫。因此,就有了哈铁路局工人文化宫、车辆厂文化宫、电机厂文化宫、汽轮机厂文化宫、锅炉厂文化宫、轴承厂文化宫、哈一机厂文化宫等星罗棋布的文化设施,并产生了一支大企业“准专业”音乐文化人才队伍。每逢哈夏



放眼望清流

——读陈凤翠先生杂文集有感

■杨竣焱

是“瞎子引路”,办事拖拉没有效率叫“牛步战法”……陈老必是经常读书,做了许多笔记,并长期积累,才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,古今故事融汇贯通。文集引用许多传闻典故,却并非“拿来主义”,而是灵活娴熟地加以运用,成其篇章。

杂文中,陈老对时下诸多丑陋和愚蠢的现象予以抨击。他抨击售卖“川岛芳子菜刀”的厂家,是不辨历史是非和有辱国格的行为;抨击逢人必称“长”的官本位思想,是几千年来不良传统;抨击跟风攀比、追腥逐臭,只重表象、不看实质的“双眼皮臭虫现象”。一个社会,需要时时刻刻抨击不良现象,弘扬清风正气,个人时也需要三省吾身,洁身自好,这是建设良好人文环境的基础。

杂文中,陈老在为官做事方面谈及

颇多,晓之以情,动之以理,对干部予以批评和劝勉,言辞恳切,也可以说是陈老的一种自诚和自勉。在《草根与菜根》一文中,他借用南京大学最早的校训“嚼得菜根,做得大事”,劝告干部“亲民,为民,一生利民,做人品,做有品,莫与奸官、贪官为伍”。陈老还通过引用“补锅匠变老翁”的典故,告诫干部要听取民意,不能一意孤行。通过解释“县古槐根出,官清马骨高”,劝诫干部要做有人品的清官,莫与奸官、贪官为伍。陈老还通过引用“补锅匠变老翁”的荒唐故事,告诫领导干部要谦虚低调,防止“被捧”。

杂文中还有多篇文章谈及人生。陈老对比王阳明“满街都是圣人”“人人同具良知”的观点和大卫·休谟“无赖原则”“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”的观点,盛赞两位大师看似相悖,实则各有其用的理论高山,从

而鼓励每个人要培育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对于生命苦短,陈老列举多位名人的故事,劝导我们选好积极的人生参照,决定自己要走的路。他还借用《庄子》里“蜗角争利”的故事,并列当下数桩因小事酿大祸的新闻,劝告人们“不要为无谓的小事浪费生命”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造成十几人死亡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,起因却是坐过站的乘客与司机互殴。我特别喜欢陈老关于生命尊严的探讨,他引用了罗素的话,人生像条河,最后“雄浑的河水流得愈发宁静、深沉,极目远眺,注入海洋”。

收到陈凤翠先生所赠文集,恰逢黑龙江写作学会在伏尔加庄园召开会议,也让我看到股股清流,沁人心脾。刚刚退休的王宏波先生,不辞劳苦,决心把黑龙江写作学会办好,愿作龙江人文领域的一股清流;伏尔加庄园黄祖祥董事长不畏劳烦,数次为龙江人文活动大开方便之门,愿作民营企业家中的一股清流;陈凤翠先生退休后勤于创作,修身养性,恪守“做事有本事,做人有品格”的原则,愿作退休老学者中的一股清流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一座庄园是活水之源,一本优秀的文集也是,一个人亦然。



夏末秋初,收到陈凤翠先生的赠书《陈凤翠集》。这本杂文集共收录陈老的杂文54篇,最早一篇是1979年发表的《小论惊弓之鸟》,最新的则是2012年发表的《没有文凭的大学者》,时间跨度逾30年。书中文字平铺直叙,于小故事中道出大道理。书中还引用大量奇闻异趣、古文佳作、名人轶事、当下新闻,让人读起来饶有兴致,不啻为一本小型百科全书。

杂文,在表象上体现一个“杂”字,内容

芜杂,涉猎广泛,在深层次上却要求作者博览群书,精于思考,才能让篇章圆润,理据齐全。

通读《陈凤翠集》,首要的收获是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掌故。原来,陈寅恪、金克木、刘半农和沈从文这些大学者起初都没有文凭,也头一次知道《百喻经》《庸闲斋笔记》《中国儒学史》这样的书籍。还了解到替人顶罪古称“宰白鸭”,一些懒于政务的办公人员被称作“铁眼皮”,自己不思考而盲目跟从就